

第五一五册

博物彙編

禽蟲典

禽蟲總部

羽禽總部

鳳凰部

鸞鳥部

鶴部

鵠部

鵬部
鸛部

(卷)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二〇

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Z 225

1/2

第一卷目錄

禽蟲總部彙考一

上古 近人氏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宣帝元康一則 元帝初元二則

後漢 總一則

宋 明帝泰始一則

北魏 高宗和平一則 孝靜帝興和一則 世宗

北齊 文宣帝天保一則 後主天統一則

北周 靜帝大象一則

隋 文帝開皇一則

唐 高祖武德一則 高宗永徽一則 咸亨一則

元 一則 中宗嗣聖一則 元宗先天一則 成宗開

憲宗貞元一則 肅宗寶應一則 代宗大曆三則 文宗太和

憲宗長慶二則 敬宗寶曆一則 宣宗大中一則 懿宗咸

通一則

遼 太宗天顯一則 穆宗應曆一則 聖宗統

和 一則 興宗景福一則 重熙二則 道宗

宗 興宗二則

宋 太祖建隆一則 真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三則 天

禧 興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慶曆一則 嘉祐

金 太宗天會一則 海陵天德一則 正統一

元 世宗至元九則 成宗大德七則 武宗至

宗至治一則 順帝至正一則 文宗天曆

明 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三則 宣宗宣

宗弘治二則 武宗正德三則 世宗嘉



禽蟲典第一卷

禽蟲總部彙考一

上古

遂人氏始注物蟲鳥獸之名

按路史云云

注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

蟲之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

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

有虞氏

舜命益爲虞以若鳥獸

按書經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

曰俞往哉汝諧

注上下山林澤藪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

佐全孔氏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

王之世山澤爲之屬禁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與夫昆蟲未盡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獸

魚咸若所以爲夏后鹿濯魚躍所以爲文王然至

於禽獸繁殖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舉而寧

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

姑息爲若哉

按路史益爲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

羆而物蕃衍

周

周制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教牧以養蕃禽獸庖

人辨六畜六獸六禽之名物地官大司徒辨五地動

物之生及于有司之名物以畜鳥獸則師以畜事

實鳥獸謂人司以過而養焉獸者遂人以述知鳥獸

之處爲屬養以守之夏官獸方氏辨別揚之畜秋官

雍氏則以春設阱而獲之

茲開禮玉官去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日三農生

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

牧養蕃鳥獸

注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麝卵不殺胎

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繁且殖有魚麗盛冬之

美無魚藻失性之議此養蕃之效 鄭鈞曰王政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鳥爲射天鳥各

有其官乃任牧收之養蕃何耶蓋羅氏所羅掌畜

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獸獸人冬夏之狼麋皆禮物

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

養蕃謂此類耳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注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羆野豕兔六禽鴈鶩鴝

雉鳩鴝 鄭康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

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 王氏詳說曰左

傳雖有熊蹯孟子雖有熊掌要知非禮物所用

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夏官校人羊人地

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

與庖人六獸六禽即獸人送之庖人得此共與膳

夫內外饗故云掌共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

名號物色故辨之 劉執中曰辨其名物者物雖

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內則曰不食雜醴狼去

腸狗去腎裡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

乙鼈去醜又曰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鴉鴉肝舒鳧翠雞肝鴈腎鴉與鹿胃皆食之而不利於人所當辨者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膳蠃膳膏臊秋行膳膳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膻

訂史氏曰羔稚羊豚稚豕也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臘乾雉也蠃乾魚也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用饋膳於秋秋時草木實饋膳食之而肥也用蠃羽於冬冬時陽氣大魚潛屬定而肥也飲食之滋春膳牛脂曰膏香夏膳大脂曰膏臊秋膳雞脂曰膏腥冬膳羊脂曰膏膻各以其物之所便而調和之也夫膳食唯其所嗜而已必兼四時而共之者一則避其物時之孕育一則辨其物性之所宜以是為膳則養王之形體者至矣程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為宜臘蠃雉魚之乾者方夏物饑敗故以乾者為宜饋膳至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雖饋膳皆得以嘗之矣鮮羽至冬則物衆可進之時雖飛與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然此固足以為時之宜苟在臟有所不勝食之亦不足以為善也故又膳膏豚膳膏臊膳膏腥膳膏膻焉無非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也王氏詳說曰月令所食唯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已熟則饋膳肥草之資則甚於生饋膳之肥則大於羔豚夏則臘蠃之性為燥冬則蠃羽之性為定是順性也若夫月令則異是矣牛土畜也故季夏食之犬金畜也故秋食之豕水畜也故冬食之然春食羊者以春之

氣尚寒故食火畜也夏食雉者以夏之氣尚熱故食木畜也此秦之禮與周之禮不同

內饗辨腥臘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庖羊冷毛而蠃臘犬赤股而踴臘鳥鵲色而沙鳴豕盲眊而交睫臘馬黑脊而般臂蠆

訂鄭司農曰庖朽木臭也易氏曰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腐賈氏曰冷毛謂毛長也蠃謂毛別聚結者赤股股裏無毛非謂肉赤而走又踴疾如此者其肉必腥易氏曰羊以柔毛為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鄭康成曰臘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方氏曰鳴之悲涼者土密而沙澌而涼故謂之沙王昭禹曰鵲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杜氏曰盲眊當為望視賈氏曰盲則無所觀見內則為遙望故於春從內則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此豕眼睫毛交如此者其肉必如星鄭康成曰腥讀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方氏曰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臂疾之有瘕般在前脛故曰般臂鄭康成曰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曰蠆蠆姑臭也賈氏曰以內則蠆為脫漏子於義無取故轉為蠆姑字也馬脊黑前脛般般然如此其肉則蠆姑臭地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訂鄭氏曰毛物豕狐貉貂之屬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訂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訂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訂鄭氏曰介物龜鼈之屬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

訂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為羸物正所謂毛物羸物宜謂龜鼈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史氏曰蜺類也鄭鎬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者故動物毛偏於水者故動物鱗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為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勝上丘陵非火乎哉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為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羸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遲遲其形外見土會之法辨為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蕃鳥獸訂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土會辨之而後可以蕃毓之也李景齊曰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靈臺之德及昆蟲行葦之仁及草木皆此意也閭師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 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難而相攻亦難之所起也

述人

王氏曰名曰述人以述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 賈氏曰述人主迹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爲苑圍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屬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爲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爲厲禁以守之然惟免者往焉亦弗禁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麋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麋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饒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爲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殺 王昭禹曰禁麋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述人所謂禁麋卵與毒矢者一年之中未始不禁月令禁麋卵于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饒獸于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鵠犀象之屬 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

秋官雍氏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鄭康成曰阱穿地爲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賈氏曰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鄭鐸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爲害水利或有通塞則爲阱獲爲溝瀆皆以是時也然阱獲設於春可也秋稼已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鄭鐸曰苑圍之設則爲禁禁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之山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禦乎魚鼈所生之澤鱗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蠶乎人君固游固有苑矣民庶爲苑則是僭上無法矧可以即山以爲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 劉執中曰即獸所居爲苑以誘之即魚所淵沈藥以毒之則不仁不信爲禽獸之所憚也故設官以禁之

漢 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春夏毋摘果探卵彈射飛鳥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三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果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詔太僕減殺食馬水衡省肉

食獸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初元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並假貧民生物之地按漢書元帝本紀二年春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 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欣飛外池 如淳曰漢儀注伏飛具燄繳以射鸞雁給祭祀是故有池也 嚴饒池田假與貧民 晉灼曰嚴饒射苑也

後漢 後漢制上林苑令主苑中禽獸 按後漢書百官志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注 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

宋 明帝泰始三年詔禁非時取鱗介羽毛 按宋書明帝本紀泰始三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衛虞置制蜋蜋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棄家之利龍非膳之翼爲戲童之養豈所以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北魏 第五一五冊 之〇二葉

高宗和平四年敗于河西勅從官及典圍將校毋得濫殺物命

按魏書高宗本紀和平四年秋八月丙寅敗于河西詔曰朕順時收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收獲皮肉別自頒賣

高祖太和二年秋八月丙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世宗末平二年冬十有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未制

按魏書世宗本紀云云

孝靜帝興和四年棄後園鷹犬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興和四年夏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後園鷹犬悉皆放棄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八年詔禁取蝦蟹蜺蛤鷹鷄

按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八年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鷄俱亦禁絕

後主天統五年春二月乙丑詔禁網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北周

靜帝大象二年夏六月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

按周書靜帝本紀云云

隋

文帝開皇元年三月丁亥詔大馬口味不得獻上按隋書文帝本紀云云

唐

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戊申禁獻小馬庫牛異獸奇禽者

按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高宗末徽二年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鷹鷄

按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咸亨四年禁捕魚取獸者

按唐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閏五月丁卯禁作鑿捕魚營圍取獸者

中宗嗣聖五年太后禁漁釣

武后垂拱四年

按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七月丁巳禁漁釣元宗先天元年十二月丁未詔禁人屠殺犬雞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按舊唐書睿宗本紀云云開元二年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

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肅宗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停貢鷹鷄狗豹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辛未禁餼內七獵

按唐書代宗本紀云云

大曆九年禁餼內漁獵採捕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按舊唐書代宗本紀九年春三月丙午禁餼內漁獵採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末爲常式

大曆十四年禁貢禽獸並放所畜者或以給貧民

按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即皇帝位閏月

丙子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鷄丁亥放舞象三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六月己未罷幽州貢麝十月以沙苑養豕三千給貧民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閏月丙子詔諸州府新羅渤海貢鷹鷄皆停丙戌詔禁天下不得貢珍禽異獸丁亥詔文單國所獻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陽五坊鷹犬皆放之

按杜陽雜編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

德宗貞元十一年上獵苑中戒多殺

按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一年十二月戊辰獵於苑中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一年冬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土而還

憲宗末貞元元年詔停進奇禽異獸

按唐書憲宗本紀末貞元元年八月庚戌罷獻祥瑞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八月庚戌荆南獻龜二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業未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王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但令準式申報有司不得上聞其奇禽異獸亦宜停進

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獸狐兔

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穆宗長慶二年放鷹隼狐兔並毀獵具

按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二月丁亥不豫放五坊鷹隼及供獵狐兔

按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二月丁亥不豫放五坊鷹隼及供獵狐兔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並解放獵具皆毀之

長慶四年罷貢鷹犬

按唐書敬宗本紀長慶四年正月丙子即皇帝位三月壬子罷貢鷹犬

敬宗寶曆二年禁民漁及縱五坊鷹犬

按唐書敬宗本紀寶曆二年七月癸未以漢陳諫尚食禁民漁

按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縱五坊鷹犬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詔五坊鷹犬並解放

文宗太和七年閏月乙卯縱五坊鷹犬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太和七年秋閏七月乙卯詔五坊鷹犬量須減放

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鷹犬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開成二年二月丙寅縱五坊鷹隼禁京畿採捕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旱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票

按唐書宣宗本紀云云

懿宗咸通八年五月丙辰以不豫縱神策五坊飛龍鷹鶴

按唐書懿宗本紀云云

遼

太宗天顯三年四月丁亥于獵所縱公私取羽毛革

博物彙編禽蟲典第一卷禽蟲總部

本之材

按遼史太宗本紀云云

穆宗應曆十三年秋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鶴

按遼史穆宗本紀云云

聖宗統和十五年免兀惹烏昭度及奚王部常貢並弛漁獵之禁

按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五年春三月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夏四月乙未朔罷奚王部歲貢鷹犬十月戊戌弛東京漁獵之禁

興宗景福元年冬十一月壬辰縱五坊鷹鶴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重熙十五年秋九月甲辰禁以罽網捕狐兔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子縱五坊鷹鶴焚釣魚之具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道宗清寧二年詔烏獸孽育時毋縱火於郊

按遼史道宗本紀清寧二年夏四月甲子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孽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清寧五年冬十一月禁獵

按遼史道宗本紀云云

宋

太祖建隆二年春二月己卯禁春夏捕魚射鳥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乾德四年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鶴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金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端拱元年禁諸州獻珍禽奇獸及游獵鷹犬

按宋史太宗本紀端拱元年春二月丙申禁諸州獻珍禽奇獸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毋以為獻

真宗景德三年詔放牛羊羣乳者

按宋史真宗本紀景德三年十二月戊子詔牛羊司畜有羣乳者放牧勿殺

大中祥符二年詔縱五坊鷹鶴

按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夏六月壬寅詔量畱五坊鷹鶴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大中祥符三年禁春夏射獵

按宋史真宗本紀三年春二月己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明之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一月乙卯罷獻珍禽異獸

按宋史真宗本紀云云

天禧元年縱獻鷹犬及禁魚採

按宋史真宗本紀天禧元年夏五月乙卯縱獻鷹犬冬十一月壬寅詔淮浙荆湖治放生池禁漁採

仁宗天聖五年春三月戊申罷瓊州歲貢瑇瑁筆皮紫貝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慶曆七年夏六月乙巳詔禁畜猛獸害人者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高宗紹興二十年春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金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

捕海狗海東青鴉鵒

按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二年五月乙巳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鵒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戰爭其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

海陵天德二年罷歲貢鷹隼大官鴉鵒及苑中禽獸按金史海陵本紀天德三年四月丙寅罷歲貢鷹隼閏月丙子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鴉鵒等悉罷之丁丑罷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

正隆五年禁中都等處網捕禽獸

按金史海陵本紀正隆五年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鷹隼者

世宗大定九年定犯網捕禽獸法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九年三月丁卯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按石碣傳堯拜尚書右丞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堯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

大定二十年詔罷招討司進馬駝鷹鵒按金史世宗本紀二十年十月庚辰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鵒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

大定二十四年帝以春月鳥獸孳孕命母蒐田講事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按宗尹傳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疊歲皆不登朕

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為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

大定二十五年禁大雪及非時採捕

按金史世宗本紀二十五年十月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庚辰朔詔曰對未祭獸不許採捕多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撤海恐盡獸類

大定二十九年禁網捕野物

按金史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即皇帝位十二月壬辰諭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網捕野物

哀宗正大六年詔外方無獻珍禽異獸

按金史哀宗本紀正大六年夏五月隴州防禦使石抹冬兒進黃鸝鸛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元

世祖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丁未申嚴殺牛馬之禁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二年禁獵孕字野獸及屠牛馬

按元史世祖本紀十二年春二月甲辰勅畏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夏五月丁亥申嚴屠牛馬之禁至元十五年冬十二月丙午禁玉泉山漁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九年春三月禁益都等處軍民官捕獵冬十月以歲獸弛捕獵之禁按元史世祖本紀十九年春二月丙戌禁益都東平

沿淮諸郡軍民官捕獵冬十月庚寅以歲事不登聽諸軍捕獵於汴梁之南

至元二十二年秋七月癸酉詔禁捕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三年冬十一月乙丑勅禽獸孕時無畋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禁畏吾地禽獸孕時畋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勅弛遼陽漁獵及江淮魚澤禁其天鵝鹿羔等仍勿採捕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勅弛遼陽漁獵之禁二月壬戌勅江淮勿捕天鵝弛魚澤禁三月甲午禁捕鹿羔

至元二十八年弛漁獵諸禁以利民生而樽節愛養仍設爲令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春三月壬戌賑遼陽武平饑民仍弛捕獵之禁夏四月己巳禁屠宰牝羊庚辰弛杭州西湖禽魚禁聽民網罟秋七月戊申禁屠宰馬牛冬十一月武平平澤諸州饑弛獵禁其孕字之時勿捕

成宗大德元年春三月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冬閏十二月弛河泊及正月獵禁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春三月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冬閏十二月己卯弛河泊之禁仍聽正月捕獵

大德五年冬十月丙戌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乳者

仁宗皇慶元年鷹坊官請括取珍禽不從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卯禁畜養鷹犬馬駝等人擾民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元年冬十二月甲申鷹坊不
花即列請往河南湖廣括取孔雀珍禽勅以擾民不
允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七年命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延祐三年春二月壬申禁天下春時畋獵

按元史成宗本紀七年秋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按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延祐七年罷參獸之費

大德八年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按元史英宗本紀延祐七年春三月帝即位夏五月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建寺參獸之費

按元史成宗本紀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英宗至治三年勅放籠禽十萬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夏四月甲戌勅放籠禽
十萬令有司償其直

大德九年秋八月己卯以冀寧歲不登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泰定帝泰定四年罷令民採捕禽獸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四年秋八月癸酉奉元路
治中單鵠言令民採捕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勅應
獵者其捕以進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十一年詔被災之處山場河泊聽民採取

文宗天曆二年揀汰鷹鶴獅豹所食肉價及禁私殺
馬牛者

按元史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五月即皇帝位詔被災之處山場河泊謀程權且停罷聽貧民採取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春正月丁丑中書省臣
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鶴獅豹之食舊支肉
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請揀汰從之冬
十月庚戌申禁天下私殺馬牛

武宗至大二年中書省臣請遠方以奇獸獻者悉依驛遞從之

至順元年詔禁獵捕立營司境內鳥獸魚鼈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夏四月甲寅中書省臣言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有桑兀實合丁等進獅豹鴉鵲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斤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詔宣忠
惠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
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至大四年禁民弋捕飛禽及殺當乳者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詔宣忠
惠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
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三月即皇帝位夏五月禁民捕鴛鵒九月戊申禁民彈射飛鳥殺馬牛羊當

順帝至正元年正月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丁未禁軍人不得私殺牛馬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造箭合用翎毛或各處歲辦或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各省貢辦祭祀供御野味及
歲辦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每歲祭祀及供御并
歲時筵宴所合用野味預先行移各司府州著落所
屬於山林去處多辦走獸河泊去處多辦飛禽照依
坐定歲辦數目令各處獵戶除春夏孕字之時不採
外當於秋間採捕其各項活野味依例用寬大籠檻
差人沿途如法餵養茁壯到部出給長單一樣二本
并關給勘合進赴內府光祿寺交收將長單一本批
迴入卷一本就留本司備照如有倒死不堪之數驗
其解物人在路果無延緩稽遲日期者止是著令倍
償起解如是故行遲緩者問罪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造箭合用翎毛或各處歲辦或

國初各處歲辦野味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隻湖廣
布政司三千隻本司分派附近府州分二千五百隻
寫遠府州分五百隻辰州府八十隻永州府一百隻
衡州府七十隻寶慶府六十隻襄陽府一百二十隻
郴州三十隻靖州二十隻安陸州二十隻江西布政
司一千隻本司分派附近府分八百隻寫遠府分二
百隻南安府一百五十隻袁州府六十隻贛州府六十
隻吉安府六十隻直隸七千五百隻河南一千二
百隻浙江八百隻山東七百五十隻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造箭合用翎毛或各處歲辦或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造箭合用翎毛或各處歲辦或

官爲收買如遇差人起解到部割付丁字庫交收仍出給長單勘合付解人進納

國初各處歲辦翎毛共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根江西三百萬根浙江三百萬根河南六十萬根福建五十萬根山東六十萬根四川一十萬根廣西一十萬根廣東一十萬根湖廣二百萬根陝西五十萬根北平五十萬根山西五十萬四千根直隸二百五萬二千根

成祖末樂元年禁宦寺畜養雞牲

按名山藏典謨記末樂元年十月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宦寺服食朝廷乃有畜養雞牲糜費食米者此輩坐享膏粱暴殄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業行禁戢爾等識之再爾不宥

末樂五年設上林苑監以掌鳥獸

按明會典上林苑監末樂五年開設所屬蕃育署原管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分撥畜養草場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二分二釐計畜養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雄四千二百一十七隻雌四千二百五十三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雄八百八十九隻雌一千七百三十五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雄七百八十三隻雌四千七百五十七隻

光祿寺每年取用羣生鵝一萬八千隻鴨一千隻雞五千隻長行綠雞二千隻雞蛋一十二萬個太常寺每年取進奉先等殿薦新雁十二隻雄一十二隻雌雞一十三隻鴨蛋二百四十個雞蛋二百六十個

本監每年進宮鵝黃五十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雞雞一十五隻鵝蛋九百五十個鴨蛋一萬九千個

又內府供應庫鴨蛋二萬個

良牧署原管牧養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分撥牧養牲口草場等地二千三百九十七頃一十三畝六分六釐

計牧養牛羊豬四千五百六十六隻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二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綿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二千一百四十八隻山羊一百七十三隻公羊一十六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豬一千六十八口兒豬六十八口母豬一千口

光祿寺每年取用羣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長行醃臘豬二千口正旦冬至節肉豬一千口內府丁字庫每年收羊毛二千二百四十六斤四兩太常寺每年取用時享太廟及奉先等殿薦新共活兔八十一隻其祭告等件不時取用無定數

林衡署凡牧養牲口栽種果蔬等項末樂間用北京效順人役充後於山西平陽澤潞三府州起撥民一千戶俱照邊民事例給與盤纏口糧連當房家小同來分派使用仍令自備牛具種子於附近寬閑地土內儘力耕種食用喂養牲口

凡牧養每二丁養羊一隻每五丁養牛一隻餘各驗丁派養其牲口編號造冊按次進送內府并太常寺光祿寺供應每歲除原種取用不缺外牛羣生犢一隻羊羣生羔二隻餘皆與民自用羊毛惟種羊依時

剪取入官羣生羊毛從民收用

末樂十四年禁牧養地圍獵

按明會典林衡署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末樂十四年奉旨一應人不許於內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同

宣宗宣德四年勅朝鮮國王毋獻怪獸珍禽

按名山藏典謨記宣德四年九月勅朝鮮國王梅曰王問者薦其遠誠海青鷹犬不以實苑園遣使來獻使還答王陶器十五几王國誠多怪獸珍禽然非朕所畜幸自今已之

宣德十年定各布政司所進野味分送南北二京

按明會典宣德十年奏准江南直隸及布政司所進野味俱送南京光祿寺江北直隸及布政司所進俱送光祿寺

英宗正統元年各布政司野味折鈔貯庫

按明會典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歲歲派獐鹿鵝鴉等就彼中照時價折鈔貯庫歲終開報

正統十四年令以鴨翎准歲辦鵝翎

按明會典云云

憲宗成化三年勅朝鮮國王毋獻珍異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三年正月賜朝鮮國王琛曰周却旅葵朕甚慕焉王三致白鵝烏海青諸物獵致珍異未免勞民或生其害夫王詩書禮義之國也尚忱念之

成化六年詔免上林苑追陪虧損牲口

按明會典上林苑監所屬蕃育署良牧署林衡署成化六年詔蕃育等署今年有因水患虧損牲口曾經具奏查勘明白者悉免追賠

成化七年命光祿寺節省畜養羽毛之費

按名山藏典謨記七年十二月光祿寺少卿陳鉞上言近來虫蟻房井清河等處畜養猓豹鷹犬之類不下八千有奇計其費每歲肉三萬七千八百斤雞千四百四十隻雞子三千六百九十枚粟粟四千六百八十斤梗稻等料七千七百七十六石直銀通數千餘兩今歲歉民貧流殍載路而羽毛之微得食人食乞行放散以養聖德以節財用命所司省之

成化十二年勅內外臣毋進珍禽奇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十二年七月大學士商輅等條陳時政六事其一言廣東雲貴等處有貢珍禽奇獸此物非出所貢之人必取諸民取民不足又取之土官夷人家一物之進其直十倍暴橫生靈激變邊方莫此為甚乞勅內外臣自後皆毋進上嘉納之

成化二十二年定大祀所用野味起解

按明會典成化二十二年奏准大祀該用大樣角鹿二十五隻先期會計行直隸廬鳳二府河南布政司歲辦鹿隻內每三隻准買一隻常數外增三隻備用餘仍歲辦起解

孝宗弘治 年更定各處歲辦野味及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弘治間各處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浙江八百隻江西一千隻湖廣三千隻河南一千二百隻山東七百五十隻應天府三百隻直隸蘇州府四百隻鎮江府三百隻廬州府八百隻寧國府二百隻揚州府一千五百三十二隻淮安府二千六十一隻池州府二百隻常州府三百隻安慶府五百隻松江府三百隻太平府三百八隻徽州府二百一隻和州一百隻廣德州二百九隻徐州五百隻滁州一百一十二隻

又供應活鹿二百六十七隻河南二百二十七隻河南府五十七隻汝寧府七隻南陽府七十隻懷慶府一十一隻衛輝府二十六隻彰德府五十六隻直隸廬州府一十隻淮安府二隻揚州府二隻鳳陽府十六隻山東一十隻

天鵝三百二十隻河南六十五隻開封府辦直隸蘇州府七十四隻淮安府六十八隻揚州府六十六隻鳳陽府三十一隻山東一十六隻

弘治間各處歲辦翎毛二千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四根浙江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四根江西三百九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根福建七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二根湖廣五百七十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七根山東六十萬根山西五萬四千根廣東六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九根廣西二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六根四川二十四萬四千四十八根河南六十萬根陝西五十萬根順天府六萬八千一百七十八根直隸河間府六萬七千根應天府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七根直隸蘇州府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三十五根鎮江府二十三萬一千一百六十四根廬州府二十二萬四千五百六十六根寧國府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一根揚州府三千萬一千二百六根淮安府五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五根池州府二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根常州府一十八萬二千九百三十三根安慶府一百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八根松江府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六根太平府七萬根徽州府五萬根和州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根廣德州一萬根徐州五萬根滁州六千根

弘治十五年放內苑雜禽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弘治十五年九月光祿寺具內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之數以聞上手批百二十條于是大放內苑雜禽獸武宗正德二年令甘肅鎮巡官採辦野味及江南捕致禽鳥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二年正月令甘肅鎮巡官採辦野味捕取土豹於邊方八月命江南捕禽鳥征商使致之

正德十年定野味折價解部

按明會典正德十年南京工部奏准江南各司府州活鹿天鵝價銀徑解工部轉發光祿寺收用

正德十六年縱內苑禽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十六年四月上即位詔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六月縱內苑禽獸

世宗嘉靖十二年詔天下毋濫獻瑞物

按名山藏典謨記嘉靖十二年三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得白鹿於無錫以獻上曰鵲免鹿有疊至重出者禮部其宣示天下自今非正瑞勿復獻於是吏部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上謙德上褒答焉

神宗萬曆 年定天下歲貢野味及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今歲額大小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大鹿每

雙銀十六兩小鹿每隻銀五兩俱解折色湖廣小活鹿一百四隻武昌府一隻漢陽府六隻襄陽府六隻鄖陽府四隻德安府四十三隻長沙府二十六隻寶慶府一十三隻永州府三隻承天府二隻河南小活鹿二百四十三隻內七十二隻折大角活鹿二十四隻外增大鹿六隻彰德府小鹿五十六隻內折大鹿五隻衛輝府二十六隻內折三隻河南府五十七隻內折五隻南陽府七十九隻內折八隻懷慶府一十六隻內折三隻汝寧府九隻外增大鹿南陽府一隻汝寧府五隻山東大鹿七隻濟南府五隻青州府二隻廣西小活鹿三隻桂林府辦直隸廬州府小鹿十二隻外增大鹿一隻鳳陽府十六隻外增大鹿一隻淮安府二隻揚州府二隻

天鷲六百二十隻每隻銀五錢俱解折色內二隻解本色湖廣二百二隻本省派解河南六十五隻開封府辦山東十九隻濟南府十四隻兗州府五隻內魚臺縣解活天鷲二隻直隸常州府二隻池州府五隻廬州府七十四隻鳳陽府三十一隻淮安府六十八隻揚州府六十二隻安慶府五十六隻徐州四隻和州二隻江西三十四隻南康府十五隻九江府十九隻

歲辦翎毛一百三萬五千三百四根每一百根銀一錢二分五釐俱解折色惟順天府解本色湖廣二十七萬九千二百根寶慶府七萬根黃州府二十萬九千二百根山東二萬六千六百一十八根俱青州府山西五萬八千根太原府一萬八千根平陽府四萬根順天府八萬二千五百九十六根係本色直隸河

間府四萬五千一百五十根廣平府五萬七千七百八十根直隸松江府二萬四千根廬州府一十五萬六千根鳳陽府三萬四千根淮安府九萬一千一百九十根太平府七萬六千根安慶府五萬根和州五萬根

皇清
國初凡虞人所進禽獸著都虞司折算錢糧
大清會典內務府會計司凡虞人按丁給地徵銀所進禽獸等項都虞司估計折算地畝錢糧
順治元年置上林苑辦供食物各解所司
大清會典順治元年置上林苑監正七品衙門設監丞一員其屬有四署曰蕃育曰良牧曰林衡曰嘉蔬各設署丞一員
蕃育署凡地賦順治元年原額地一千五百一十九頃四畝一分辦進
上供鷄鴨鷄蛋鵝蛋鴨蛋解光祿寺新雉新鴛解太常寺
良牧署凡地賦順治元年原額地一千八百四十二頃四畝二分二釐八毫零辦進
上供牛羊豬解光祿寺小猪解供用庫活兔解太常寺

順治三年停徵蕃育署鷄鴨等物
大清會典蕃育署順治三年停徵鷄鴨等物照民地

例徵糧
順治四年停徵良牧署牛羊等物
大清會典良牧署順治四年停徵牛羊等物照民地
例徵糧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卷目錄

禽蟲總部彙考二

書經

禮記

周禮

爾雅

山海經

大戴禮記

淮南子

方言

酉陽雜俎

性理會通

陰符經

禽蟲總部總論

列子

論衡

南齊書

舊唐書

朱子全書

禽蟲總部藝文一

四靈賦

四靈賦

四靈賦

禽蟲總部藝文二

禽蟲總部紀事

禽蟲二首

唐白居易

禽蟲總部雜錄

禽蟲總部外編

禽蟲總部彙考二

書經

堯典

日中星鳥

乳化日華

日未星火

希革鳥獸

又

宵中星虛

毛毯鳥獸

又

日短星昴

毛毼鳥獸

禮記

曲禮

鸚鵡能言

不離飛鳥

猩猩能言

不離禽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正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贊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王制

類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

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妖天

注重傷未成物妖斷殺少長曰天

不覆巢

注覆敗也

又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月令

春其蟲鱗夏其蟲羽中央土其蟲保

秋其蟲毛冬其蟲介

注毛蟲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

第五一五冊之〇六葉

注鱗蟲木之屬羽蟲飛鳥之屬人為保蟲之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介蟲龜為長木物也

又

孟春之月蟄蟲始振

又

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母廢母卵

注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廢獸子之通稱

又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

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蚘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知孰是夏小正八月丹鳥羞曰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注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用也

又

仲冬之月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禮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不淪風以

為畜故鳥不循鱗以為畜故獸不狼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注

塗羣隊驚散之貌猶驚飛也狐驚走也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不失其情之正也

周禮

考工記

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注鄭鑄曰言此物可以為宗廟之用鄭康成曰脂牛羊屬膏豕屬王昭禹曰雜肉而生謂之脂生於肉上謂之膏鄭鑄曰羸者先儒謂虎豹羆

羆獸之淺毛者若言有毛則不可謂之羸矣羽者能飛鱗者能藏飛者禽鳥也藏者龍蛇也亦不可以謂之獸合此二者而以大獸目之記者之誤也

又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股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翼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注鄭康成曰外骨龜屬內骨龍屬卻行蝨行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短鳴龜屬注鳴

又

精列屬旁鳴蜎蜎屬翼鳴皇皇屬股鳴蜎蜎屬股屬臂鳴榮原屬賈氏曰鼈外有肉緣故為內骨龜屬即蝦蟇股項也項中鳴也精列釋蟲云蟋蟀

恭注云亦名青蛸蜎蜎即蟬也蟬鳴在脅爾雅蜎蜎蟬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為黃蜎即此發皇也五月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春其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榮原揚雄以為蛇醫或謂之榮原

又

厚唇介口出目短耳大胃燂後大體短短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

注

鄭鑄曰其唇厚其口介其目突而出其耳短其胃大其後燂而削其四體大其短短者虎豹羆貌之類其色淺而短雖非羸也亦羸之屬是物也氣

猛毅故常有身重遲故不能走趙氏曰介小斂貌鄭康成曰燂讀為啗頤小也賈氏曰啗與頤皆是少小之義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粗後細故云大胃燂後

又

銳喙決吻數目顧短小體羸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

注鄭鑄曰其銳喙其食物則決之於吻其目數而近其短顧而長其四體小其腹羸騰而上者也禽鳥之類也是皆以羽而飛者也故謂之羽屬是物也微弱之至故常無力便捷善飛故輕然其聲則清陽遠聞焉趙氏曰喙鳥喙畫處銳尖也鄭康成曰吻口勝也賈氏曰顧長短貌趙氏曰羸虧也

又

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

注鄭康成曰搏圓也鄭鑄曰鴻大也首小而長身圓而大者龍蛇之類也故謂之鱗屬

又

凡攫網援簍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注易氏曰攫言其便捷而攫物網言其纖利而網

物 鄭箋曰援能攀援登高善言吻之嚙而食
鄭康成曰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類頷也

爾雅

釋鳥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別禽獸之異也通而為說鳥亦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曲禮鸛鵒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云

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

釋獸

獸曰羣

注自奮迅動作

人曰擒

注類伸天橋

魚曰須

注鼓頤須息

鳥曰臬

注張兩翅皆氣體所須此辨人魚鳥獸氣體所
須之名也獸之自奮迅動作名臬人之罷倦類伸

天橋舒展屈折名橋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伸

導其氣息者名須鳥之張兩翅臬然搖動者名

臬此皆氣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鼯屬

牛曰齡

注食之已久復出嚼之

羊曰齧

注今江東呼齡為齧

麋鹿曰齧

注江東名咽為齧齧者飼食之所在依各云
鳥曰嚙

注咽中裹食處

寓鼠曰嚙

注類裹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此別
鳥獸嚼食之名也牛名曰齡郭云食之已久復出

嚼之羊名曰齧郭云今江東呼齡為齧麋鹿名曰

齧郭云江東名咽為齧齧者飼食之所在依各云

鳥名曰嚙郭云咽中裹食處即上篇其根味也寓

木之獸及鼠皆曰嚙郭云類裹貯食處寓謂獼猴

之類寄寓木上此屬皆咽中蔽食復出嚼之故題

云齧屬

山海經

西山經

嶠冢之山獸多犀兕熊羆鳥多白翰赤鷩

又

崑崙之丘是多怪禽獸

謂有一獸九首一鳥九首之屬也

又

長留之山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

又

孟山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

又

英韞之山鳥獸盡白

大荒南經

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貝

即紫貝也

離命

即離朱

鵠久

即鵠鵠

鷹買

買亦鷹屬

委維

即委蛇也

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中山經

女几之山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麋其鳥多白鵠多

翟多鵠

又

岷山其獸多犀衆多麋其鳥多翰鷩

白翰赤鷩

大荒北經

附禺之山爰有鳴久文貝離禽鸛鳥鳳鳥大物小物

有青鳥琅鳥元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

碧皆出衡於山丘方圓三百里

大戴禮記

曾子天圓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

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

之所生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

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

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注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天之神日爲尊

日數十

甲乙之屬

故人十月而生

萬類人爲貴也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貴偶用奇

奇主辰

辰方面各三也

辰主月月主馬

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

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

豕以日月

升主狗

升之犬以狗故擇人也升謂本作斗按此蓋古本文多錯誤姑仍其舊

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

豕知時詩云有豕白駒烝涉波矣

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援故援五

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倉鹿

鹿鹿角長短大小似律

故倉鹿六月而生也

鷹鷹之屬皆以六月生也宋均曰所以苟者多故

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亦通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

二十八宿方各七

星主虎

虎炳文似星也

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

風之大數盡於八也

風之蟲

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

故蟲八月化也

蟲多生非類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

謂狸兔魚鼈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亦有生而生之也

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

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

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

釋也事也

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蛇

以同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

不飲不食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

介鱗夏食冬蟄

熊羆魚蛇之屬

鼈吞者八竅而卵生

鳥屬也凡物之有異類者韓詩內傳曰鵠鵠胎生

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

咀嚙者九竅而胎生

人及獸屬異物志又曰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

四足者無羽翼數角者無上齒

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

無角者膏

疑者爲膏

而無前齒

無前齒者齒盛於後不用前也

有羽者脂

譯者爲脂也已

而無後齒

齒盛於前不任後也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即陰

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

魚鼈之屬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蚯蚓之屬不氣息也大魚無耳而聽蟋蟀無口而

鳴皆自然之性

食水者多力而拂

熊羆之屬拂戾也

食草者善走而愚

康鹿之屬

食桑者有絲而蟻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狼鷹鵠之屬

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

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也不食者不死而神

甲於道者則伸而常存也

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二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故帝王好壤果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剝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豁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淮南子

兵略訓

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踖者方音

禽蟲雜釋

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雙鴈曰棄

傳曰逢澤有介鰲

鬻尾稍盡也

鬻毛物漸落去之名

尾稍也

西陽雜俎

廣動植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性理會通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

鷹鵬之類食生而難覺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猶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鷹鵬之類食生陽也而難覺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之類食生剛物也而猶犬之類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爲陽而牛爲陰

陽故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也牛性順則爲陰中之陰故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也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注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二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蟲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

又

在水者不眠在風者暇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注張氏衍義曰陸有晝夜水有晝夜在水者不眠類使然也魚目爲珠言不眠也人睡有露睛者水族之氣也走地類上睫接下陰有餘也飛天類下睫接上陽有餘也走者宜俯飛者宜仰故鳥迎風而立順其毛也魚游流而行順其鱗也皆自然之

理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黿之類走之類也

注張氏衍義曰陸中之物水無不具陰陽相應也陸有飛走水亦有飛走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

又

飛之走難覺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注張氏衍義曰氣之輕疾者陽也飛之走者陽之陰也氣之重遲者陰也走之飛者陰之陽也皆交而生變化也

陰符經

相制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鑿曰元龜食蚌鴈隼擊鵠黃腰咬虎飛鼠斷猿蝮蛇噴魚狼狽鸛鶴禽獸得其炁能以小制大

禽蟲總部總論

列子

黃帝篇

狀不必同而智同智不必同而狀同聖人取同智而遭同狀衆人近同狀而疏同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

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龜虎爲前驅鸛鵠鳶爲旂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乎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乎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各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王充論衡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智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人亦聖聖人恂恂憂世鳳皇麒麟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麒麟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于美里孔子厄于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按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

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于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能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王來矣劉劭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取澆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窺不翔林焚池澆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麒麟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